

笔述徽闻旧史

再访镜湖

唐先田

每次至芜湖，总要抽点时间去镜湖作一番留连，去看湖边的树，去吹吹湖边的风，去眺望一下湖中心漾起的微波漪涟，然后默默地对和镜湖有着密切渊源的宋代大文人张孝祥作一番凭吊。再访镜湖，是在今年的初夏。

镜湖，老芜湖过去都称之为陶塘，《芜湖县志》记载：“镜湖，在赭山南，即陶塘。宋张孝祥捐田百亩，汇而成湖。环种杨柳芙蓉，为邑中风景最佳处。”又载：“状元张孝祥宅，在县西升仙桥，有归来来堂。”张家捐田凿塘的时候，张孝祥的父亲张祁还健在，但陶塘的命名，当出于张孝祥，因为张孝祥对陶渊明的为人作诗非常仰慕，命名为陶塘，是对陶渊明的纪念，他将他的书房名之为“归来来堂”，则直接来自陶渊明的《归来辞》，更说明他对陶渊明极为深厚的感情。几乎在同时，陶塘又称之境湖，镜湖的命名，则应出自于张孝祥的父亲张祁，张祁也是宋代官吏，因遭秦桧诬陷而受贬斥失官下狱，秦桧死后，才得以恢复职务，在他心情苦闷之时，曾到浙江绍兴鉴湖游览并追访唐代大诗人贺知章遗迹，贺知章的老家就在鉴湖边上，贺知章将鉴湖称之为镜湖，他告老还乡后诗曰：“惟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”，可见老诗人的伤感之情。张祁也善诗，到了鉴湖之后，有感而发写道：“芜湖还似鉴湖春，我亦归来贺季真”，“季真”是贺知章的字，张祁的地位和诗名，都远不及贺知章，他自比贺季真，很有些傍大名人之嫌，但他不顾这些，还直将贺诗中的“镜湖”二字，作为陶塘的别名。

如今的陶塘，如今的镜湖，真可谓流光溢彩，美不胜收，湖面上的鸬兹广场、步行街，是芜湖这座古城炫人眼目的亮点，从安徽走出去的著名美术家韩美林设计的青铜主题雕塑“鸬顶祥瑞”，高33.94米，重99吨，矗立于鸬兹广场的中心，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城市铜雕塑，也是芜湖市的标志。

和鸬兹广场相连相依的步行街，全称是中山路步行街，前身即大马路，1912年孙中山先生到芜湖，在大马路向芜湖市民做了公开演讲，曾轰动一时，为纪念伟人，此后大马路即改为中山路。现在的步行街，全长近700米，宽约40米，畅通敞亮，到街上走一走，无论购物或者休闲，心胸都会极为舒展，精神也顿觉清明。

我看到步行街上有一排棕榈树，枝叶婆娑，葳蕤旺盛，迎着初夏的风，那扇形的条条叶片，恰如正在弹奏的琴弦，有规律地轻轻震颤，我之所以关注这一排棕榈树，是因为我在合肥居所附近的一条街上，也曾种了这种树，但它们的生长情况却一年不如一年，以至于不得不在去年又改种了法梧。棕榈本是岭南植物，随着地球气温的升高，生长区域逐渐北移，为什么芜湖的长得好，合肥的就长不好呢？我想，原因大约是芜湖的步行街宽阔空灵，通风透光充足，而合肥的那条街则比较逼窄，街道两边都高楼林立，通风透光不好，终至枯萎。



鸬兹广场有张孝祥塑像，这位豪放派大词人侧卧于镜湖之畔，他有些清瘦，他体质不太好，只活了三十八岁，就已著作等身，若天假以年，还不知要给后人留下多少精神财富呢。

张孝祥是位富家子弟，不然，不可能捐田百亩，然而他忧国忧民，他所处的时代，金人入侵，国难深重，民生涂炭，又奸人当道，使得张孝祥痛心疾首，他在建康（南京）即席吟诵的《六州歌头》，真可谓忠愤之气，随笔涌出，使得席间的主战派将领张浚声泪俱下，罢席而去。

然而，他又天生爱水，他在长江边上，喜欢连天波涌，也喜欢风平浪静，更喜欢碧荷如盖、鸥鸟幽闲，当年他陪同父亲张祁去鉴湖，对鉴湖之水赞叹不已，在那首《鉴湖纳凉》中他写道：“鉴湖周围三百里，极目平波清到底，荷花岁久生满湖，入来采莲唱歌起。贺家千顷水云乡，六月荷花风最凉，短棹轻舟来断续，山横晓月正苍苍。”正是因为爱水，正是从鉴湖归来，张孝祥才和他父亲下决心捐田凿湖的，今天的镜湖，和张孝祥的爱水，真可谓一情之所系。镜湖之水如此清彻，镜湖的四周，如此悠闲宜人，正是张孝祥之所愿，将他塑像于湖边，和川流不息的人们一起，分享镜湖之美，更是张孝祥之所愿。

芜湖不仅有城中湖镜湖，还有城中渠保兴埠，“埠”乃堤坝之谓也，保兴埠是芜湖市内排排水系之一，全长近14公里，大部堤段流经镜湖区，过去是一条杂草丛生，垃圾堆满渠岸，臭气熏天的烂水渠，被称为芜湖的龙须沟。现在的保兴埠，与以前相比大不一样，镜湖区投入了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对保兴埠进行大规模的治理，两边的违章建筑已拆完，新建的回廊优雅别致，市民在回廊里吹拉弹唱、轻歌曼舞，各适其宜，花草树木有的刚刚栽下，有的已簇然成荫，为游人尽展风姿。

不过和镜湖的水比较起来，保兴埠的渠中之水，质地还有差距，渠中的浮萍生长过多，腐烂之后对水质更有影响，尽管组织了不少民工打捞浮萍，打捞起来的浮萍在两岸也堆得很高，但打捞的速度，却赶不上浮萍生长的速度，水质也难以清彻。镜湖区正在进一步做保兴埠的治理工作，有区委政府的决心，有区里的科学规划和雄厚财力，坚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保兴埠的水，一定和镜湖的水一样美好而甘甜。

淮河三峡

王谦元

淮河源出于豫西桐柏山“淮井”，从一步可跨的涓涓细流，一路东来，不断接纳两岸支流成滔滔大河，奔流两千里汇入苏北洪泽湖，其中在安徽北部过境干流长约八百里，流经的虽是平原或平原亚区，但大平小不平，时有风岭山峰阻碍，便有了安徽境内著名的淮河三峡。

峡山口

从阜南、霍邱两县西部交界处进入安徽境内，流至凤台县城西南约十里处，淮水由南向北而来，又猛然折向东流。这南北一段的水流穿峡山口而过，两岸硖石对峙，极为陡峭，悬崖垂直于急流之中，风起云涌时，惊涛拍岸，水流湍急，船行至此无不格外小心。这里便是安徽境内淮河第一峡——长淮河要峡山口，也称硖石口。

民间传说，此处原是八公山的一座山峰，大禹治水时，因山体阻流，以神斧劈开，分为东西硖石，为淮水打开通道。东硖石紧依三峰山，似铜浇铁铸；西硖石呈赤赭色，更为陡险，因此便成为古代据险屯兵之地。秦晋肥水之战，硖山口就是战场的一部分，“草木皆兵”、“风声鹤唳”的典故即源于此；南宋时期，宋金划淮为界，这里又是抗击金兵的津关险隘，硖石之巖至今仍有当年所筑要塞城堡的遗迹。

荆山峡

从硖石口沿淮东行，至怀远县城西南，淮河绕了个弧形大弯后，改为东北流向，荆、涂二山左右迎面而来，受两岸青山夹峙，河道又陡然变窄，淮水从山峡中扬涛穿过，浪花激扬，涛声隐隐，行船如飞，这就是长淮三峡第二峡——荆山峡，又称断梅谷。

望淮楼背依荆山，面临滔滔淮水，左与下和洞隔谷为邻，右边不远即是文明遐逝的白乳泉。北宋元祐年间，苏东坡从河南赴任杭州路经此处，见泉水白如牛乳，冽冽甘甜，誉其为天下第七泉，并留下“牛乳石池漫”的诗句；附近还有黄庭坚等历代名人书法家的碑刻。1965年，郭沫若为楼、泉题名，又使名胜增辉。

浮山峡

淮水穿过荆山峡一路东去，过蚌埠、五河，至下游嘉山县（今光明市）北部，遇南岸浮山（一名淮山）和北岸颯山夹峙阻流，形成千里长淮第三峡——浮山峡。

浮山峡水深流急。其神奇之处在于：浮山临水的峭壁上有一穴洞，深不可测，“夏潦不能及，而冬枯不加高，故人疑其浮也”（苏轼语）。民间传说曾有巨鳌簇聚洞内，常于峡中兴风作浪，掀翻过往船只，有渔人载生石灰十数船倾入峡中，顿时峡水如开锅，白气蒸腾，鳌妖皆逃亡。传说毕竟是传说，而史料却记载一段真实的事：南北朝时，梁魏两国争夺寿阳（今寿县）城，魏先占，梁屡攻不克，武帝萧衍征调二十万军民，在浮山峡筑堰堵淮水倒灌寿阳城，历时一年余，堰成，高二十丈，寿阳城淹，魏军被迫移居于八公山……是年秋，淮水暴涨冲决堰坝，洪流器声如雷，十多万百姓被席卷冲入湖海。统治者的惊世之举所造成的灾难猛于水妖也！残堰遗迹至今尚存，已成为后人追溯历史的见证。

沿淮一路走来，所见的是岸转青山添气象，淮上人家好风烟。若有慧眼者设计、开辟一条淮河三峡风光旅游线，沿途自然景观、人文景观皆备，观奇景，品美食，看花鼓灯，听拉魂腔，旅程非常丰富多彩。这对皖省旅游南热北冷态势的改变，或许会有所补益吧？